

一念拍

香港國際攝影節二〇一〇年開始，每屆的焦點展覽都吸引不少港人參觀，今年的「300家」也不例外。以大眾都熟悉的「全家福」為策展概念，十二組攝影師分別詮釋家為何物，號召力十足，開幕晚上人山人海，其中有不少是居住在新界東北的村民。他們主要去支持謝至德（Ducky），在社交媒體上，可見到Ducky跟一位又一位村民在他的作品前溫馨地合照。[訪問](#)、文黃宇軒、馮蘊妍圖謝至德

全景拍呈現家就是地球

凡踏進「300 家」展覽的觀眾，路經入口前的玻璃門，都會先被Ducky那組名為「我的家就在這片土地！」的作品吸引。與大多在牆上展示的大幅照片不同，他的作品與其說是照片，不如說是一組大型裝置，展示照片的組件比相片本身宏大：五個長方形巨木框立於展場空間，三十張在新界東北所拍的長形全景（panorama）照片被置放在巨框頂。這本身就是一組「場景」，難怪到訪的友人村民都喜歡跟作品合照。謝至德在六月開始游走於坪輦和粉嶺北拍下照片，在此之外，也從古洞找來了作品最重要的素材。Ducky說親手砌成的巨型木框，厚重的木材原是灣仔碼頭一部分，輾轉流落至古洞的志記鏢木廠，他決意把這批木材搬到調景嶺，成為承托一個個「家」的物料。木廠老闆也去看展覽，笑得合不攏嘴，新界東北幾個地區都融和在這組作品中，Ducky指他有意識地潛藏的信息是，各個區域的人偶有不同想法，但終究連成一體。所以他沒有「正路」地一個一個家庭去拍，三十張照片中既有個人獨存於環境中、有夫婦、有情侶、也有鳥語花香，這個整體對他而言才是「家」。「我拍攝這次的作品時帶有種想法，家就是地球、我們的家應該是地球，這些人、這些照片整體，讓我們看到將地球視為家的一種生存狀態」，亦因為這樣，他用上全景的形式去呈現這「家本是地球」的寬闊視界。

生活可以是這樣的

今年五月在「生活可以是這樣的」展覽的作品，是一系列用手提電話拍下的照片，充滿詩意，又讓人嘖嘖稱奇。對他來說，放下的不僅是重型的相機，還有拍之多年的技法。

謝至德在「家300」展覽中展出的全景相片，「人」與「家庭」本身不是重點，照片裏帶有對「地球為家」的思索，包裹住人的環境，反而讓人看得出神。

皇后碼頭?新界東北?放下

也許不少謝至德的「擁躉」都認不出這是他的作品。就如今年五月在另一個「新界東北Style：生活可以是這樣的」藝術展中，Ducky 展出一批用iPhone 拍攝的作品，像一塊一塊來自鄉郊的碎片，讓人從照片感受到冬日陽光的和暖，相對同場其他作品少了份嚴肅。談到這些在新界東北拍下的作品，與其過去一段時間作品之差異，謝至德開始了他最有意欲去談的話題：「放下」。這種差異來自，「我覺得是時候要放下一些東西，雖然一向也喜歡說「放下」，但最近才「叻」一點，可放下一些、放下多一些」。在Google 上搜尋「謝至德」，見到的關聯詞是「皇天后土」（有關皇后碼頭抗爭的攝影集）和「菜園村」，似乎大家想起他，就先想起近年幾場守衛城市、對抗主流發展的社會運動，《星期日生活》的讀者，也許更特別記得他二〇〇七年為每位抗爭者拍下的獨照，效果震撼。九十年代的他，以「新地誌」（New Topograhpics）手法有計劃地記錄城市變遷，照片畫面時有荒誕絕倫的地景，不協調與曖昧的空間才是他的母題，談的是符號與身分象徵。這個階段的攝影為他贏得獎聲與獎項，但他坦言，那種動機而來的創作已「影到夠晒」，感到要放下的是控訴和執著。

將控訴轉為平和憤怒變為正念

「從前會想借照片作控訴，想將控訴力放在前端，現在一來感到再如此走下去就難以突破，更重要是如果你的「念」一開始就是對抗性的、或一種較消極的觀念出發（去創作），得回來的東西也是消極的，還會由此影響到身邊的人」。「念」可能是在[訪問](#)中出現過最多的字，這是Ducky 當下最關心的課題，來自佛學的術語「起心動念，境隨心轉」，意在說明當個人面對外在世界時，內在的變化如何，對Ducky 而言，他希望從控訴和「震撼力」過渡至更

平和與正面的觀念。「以新界東北為例，雖然發展可能毀掉一些朋友的家園，他們憤怒和反抗，但可看到的不只有悲傷，也有快樂，好像Becky（其中一位被拍攝的馬屎埔農夫）一家，四代人傳承農業，那是讓人從心底裏為他們快樂的，好像在坪輦的村民，他們說整件事（發展爭議）讓一班朋友緊密地聚在一起。我總認為，逆境中才可修行，逆境中才得到意外收穫」。謝至德當下的念，是去展現愛與平和，也有受菜園村運動中「快樂抗爭」的說法影響。

沒有分寸的城市

九十年代是謝至德的「黃金歲月」，他有計劃地記錄香港城市變遷下的奇觀，九七主權移交前社會的躁動與對身分的求索，帶來的作品滿是人文思考。這輯「沒有分寸的城市」尤為精彩，那時他嘗試以歐美攝影NewTopographics學派的美學，介入本土空間。

用愛拍東北觀者樂在心

拍皇后碼頭時是很痛苦的，但因緣被放在那位置，我就要記錄，反而在菜園村的事過後，現在拍新界東北，心裏想的是慈悲，「當創作由控訴出發，去得太盡，生產出來的東西就十分尖銳，連自己也回不了頭，看作品的人也產生了尖銳的想法，我開始想，有沒有別的可能？我拍新界東北是以愛為出發點，希望當中有相愛的感覺，讓觀者產生一種內在的快樂，而不是怨恨和二元化」。說來滿是「愛與和平」的況味，但Ducky認為要讓創作保持正念，也正因當下的香港社會大部分人都難以達到那種狀態，「一開口就是「我」、「我們」，一切的對立都把「我」放到很大，社會處於一種眾人都維護「我」的集團，壯大權力的對立狀態」。也是在如斯氛圍中，他愈來愈關心人的心靈，而這種求知與閱讀取向，也將他引領到現在的創作「新階段」。

心靈發展人與人共同連結

Ducky續說，「最近總喜歡讀多點哲學、新思維、新紀元、spiritual 一點的書，當中不少我從前沒關注過的課題。我也愈來愈相信，一個社會的發展，如果大眾的心靈沒因此而進步，科技的進步最終只會把人毀掉。如果我們心靈的發展能讓我們視地球為家，人與人共同連結，發展出來的物質與技術才會走向好的一面」，難怪他說到這次展出的照片，並非只關涉新界東北，而是人的生存狀態，更特別引用法國僧侶Matthieu Ricard的說法：「如果心靈價值不再成為一個社會激勵人生的事，那麼物質進步就變成一種面具，遮蔽了生命沒有方向感的事實。」在新界東北，他看到生命充滿方向感的人，也借拍攝他們言志，談更宏大的存在問題。他還補充道，每個人都會在不同階段把更廣闊的空間視為「家」，而不獨是個人和家庭的追求，正是在這些「second home」，人投放心志與追求心靈的探索。他不獨在照片中拍村民，也拍土地、也拍長春社的職員，因新界東北亦成了許多人的second home。

「300 家」攝影展

12 組藝術工作者拍攝的「家庭」照片地點：香港知專設計學院Gallery日期：9 月28 日至11 月3 日

放下器材放下對攝影固有印象

近年讓Ducky 專注投入的，不只有心靈上的探索，在嶺南大學修讀文化研究碩士過後，也讓他在創作上有了更多探索。例如，他會用iPhone 去進行創作計劃，探討父權社會中人們怎樣凝視女性身體，也與程展緯對談和展出觀念作品，探討博物館空間的特質，如何模塑國族記憶。雖然從表面看來，文化研究對權力和社會的批判，好像難以與內在的心靈探索調和，但謝至德特別享受這種辯證，「有沒有看過《魔間行者》（Costantine）這部電影？我就是喜歡不斷在天堂與地獄之間往返！」把大型的全片幅相機暫時放下，讓思想與「念」先行，既是放下器材，也是放下大家對他攝影的固有印象，Ducky正在實驗更多「攝影師」身分以外的創作可能。

換個心情看城市

整個訪問在銅鑼灣的酒吧Inn Side Out 進行，因它所處之新寧大廈將被重建，酒吧已是最後數天營業。也許九十年代的謝至德，會用鏡頭拍下這個都市重組的過程，但這一晚他沒有拿出任何相機，訪問過後跟太太溫馨地碰杯——這酒吧是他倆第一次約會的地方。Ducky的太太還笑說從前二人在街上逛時，他對城市空間滿是斥責，轉眼他已是另一個人。二人交談時彬彬有禮，說話有睿智有笑語，就如那輯關於家的照片裏每每見到的景況，也讓人肯定

這批照片的作者就是今天的謝至德。